



接年

对于年,谁能不重视?谁敢说,我不过年?推开年这道门,春光明媚就在那边。北岸黑白画面,彼岸却是草长莺飞,姹紫嫣红的多彩世界。谁又会说我厌恶春天?河堤的柳枝在变软,远远看淡淡的鹅黄如烟似霞,园艺师给柳树剪出齐刘海,在蓝天的衬托下,更显出它的妩媚。春天就像是人人可以打扮的小姑娘。一朵,两朵,三朵,明黄色的迎春花插在大地母亲的发间。

与现在的一年比,过去的一年,时光刻度是那么长。人们越是没吃的,谷子,玉米,高粱,大豆,芝麻,越是迟迟不熟。它们一个个扭捏作态,不肯加快步伐。终于挨到秋收,颗粒归仓。霜降,立冬,人们守着粮仓猫起冬,围在火炉前讲故事,在故事的最后,都是好人好报,坏人受到惩罚。于是,你一言我一语,大发感慨:人啊,千万别作恶,作恶晚上睡不着。

当有一天陶醉在故事里的人,突然长吁短叹,咋还不过年?那绝不是像孩子那样是为了穿新衣、戴新帽、吃顿饺子,收到长辈给的一毛、两毛的压岁钱。大

人们是盼开春,把种子撒在泥土里,度日如年,其实是因为生活拮据,贫困潦倒。

相对哥姐,我出生时,日子已经好过。大人们有心思编一些故事逗孩子开心。比如我母亲,她说,过年啦,谁不听话,年就不答应他的愿望。我一听,揣摩着年一定穿着隐身衣,藏在家里某个角落。我变得异常乖巧,从一进腊月,每天拿扫帚扫地,拿抹布擦桌子,拿柴火帮母亲烧火煮饭。

对于母亲来说,年是最适宜让有矛盾的两个人握手言和的大好时机,错过时机,疙瘩便越结越大,只能等待来年,如果三年没有解开疙瘩,那么这两户人家,定会成为一辈子的仇人。除夕夜,母亲包起饺子,去村里那些有矛盾的人家说和,在东家说:“西家过年要来给您拜年,不管有多愁怨,翻页了。”跑西家说:“东家明早晨准备来您家,给您道歉,您就大人不记小人过,原谅他这回吧!”母亲完成了旧年里的一件伟大使命,和衣躺下,不一会鼾声四起,我在摇曳的烛光里等年,直到上下眼皮打起架。

噼里啪啦,村庄醒来时,所有

人都醒来了。我家辈分小,给母亲拜年的人不多,来人没进屋,就喊:二嫂子,给您拜年了。说着,人到跟前,扑通一声,双膝实实在在地跪在地上。每年大年初一,二哥就一脸愁容,老家的习惯,没出阁的女孩子不拜年,磕头的重任交给了男孩子。这可苦了辈小的男性,不论年纪多大,先从本姓大辈家磕起,然后外延,磕完腰酸腿疼好几天。二哥跟在大哥后面,给一家子的大辈磕完头,然后找关系近的人家磕,二哥回到家吵着膝盖疼,他总说都是老迷信害的。

我不认为磕头是迷信,在我看来,磕头是对长辈的感恩。我家从初一凌晨,到正月初四,频频吃饭前要先供祖宗,母亲还让孩子们给祖宗磕头,二哥不愿意磕,母亲生气地送他“忘本”两字后,举起手,可祖宗们的牌位在,她又放下手。我天性胆小,怕母亲的巴掌,完全按照母亲说的做……

说话间,年的脚步快得似云露露,感觉刚看完去年的春晚,胃里还残留着狗年年年夜饭,猪年已经进入倒计时。我早已撇开怀抱,用喜悦心情接年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)

不知不觉之间,春节就要到了。在感叹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的同时,总有一种思绪把我带回那些过去的岁月,让我常常怀念儿时过年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
儿时的记忆里,每逢过年,最忙碌的是大人,最喜欢的是孩子。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往往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,才能吃上平日吃不到的美味佳肴。一进腊月,我就和小伙伴们就扳着手指数天数,期盼年的到来,心里充满了幸福。

儿时盼过年,是因为喜欢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赶集买鞭炮是我们男孩子最为热衷的事情。鞭炮市则是大男人和小男孩儿最感兴趣的地方,先听谁卖的鞭炮炸得响,看看谁家的二踢脚飞得高,等过完了过瘾和眼瘾,才将自己中意的鞭炮买回家。放鞭炮是我们男孩子最大的乐趣,花样也最多。把整串的鞭炮噼里啪啦地一连气放完,虽然淋漓畅快,但不过瘾。多是把整盘的鞭炮拆下来,一个个地点燃放,细细琢磨放鞭炮的乐趣。有时把两个鞭炮芯在一起,做成二响炮;有的将鞭炮点燃后扔到玻璃瓶子里面,躲得远远的看玻璃瓶子怎样被炸得粉碎;有的用细线把鞭炮拴在搭弓欲射箭头上,瞄准鸡狗放“响箭”;最得意的是五分钱一包的“小炸弹”,趁人不备,取出一个往地上猛地一摔,随着“啪”的一声炸响,人被惊得一个激灵,那种狡黠、得意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。

小时候盼过年,是因为喜欢农村过年的氛围。跨进腊月的门槛,腊八粥的香味最先扑面而来。走进农家院,挂在墙外的腊肉腊肠飘出阵阵香味,让人垂涎欲滴。蒸馒头、做切糕、烧豆腐、炸丸子、灌香肠、炖猪肉,家家户户香气弥漫。凛冽的寒风中,那沁入心脾的浓香,浸染了整个村庄。大年三十上午,各家各户把红红的对联贴上,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把红纸剪的窗花贴好,整个村庄便出现了一道火红的风景,给欢乐的节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祥和气氛。最浓的香味在除夕,在淡淡的炊烟笼罩下,一道道佳肴上桌,一瓶瓶美酒打开,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浓浓的醉人的香味。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,嗑着瓜子,吃着花生,漫无边际地聊天、守岁,午夜时分,鞭炮声便在小村里此起彼伏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清香。吃过迎新的饺子,人们便开始出门拜年,见了面,一边说着过年好,一边拱手作揖,互致新春问候,这个时刻,小村被浓浓的乡情氤氲,笑容和喜庆在人们脸上荡漾。

小时候盼过年,因为过年不但有好吃的,有新衣服,还有一样是我所期盼的,那就是压岁钱。每年的春节,尤其是三十晚上,当我吃罢晚饭玩耍累了上炕



儿时过年的记忆

兰新良

睡觉的时候,辛勤劳作了一天的母亲,总会将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压在床下。大年初一的清晨,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,父母早已起来在灶房忙着煮饺子。吃饭前,我和弟弟规规矩矩地跪好,恭恭敬敬的给父母磕头拜年。礼毕,母亲就会笑眯眯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崭新五角纸币,给我和弟弟每人一份。此时,吃饺子的欲望被压岁钱占据,便象征性地吃几个饺子,然后飞奔大街,向小伙伴们报喜。虽然那时候的压岁钱很少,但带给我们的喜悦却是现在无法想象的。春节过后跟着大人走亲串友拜新年,也会得到一元、两元的压岁钱,我大都买了小人书和学习用品。在那些苦涩的岁月里,压岁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心底的希冀和期望。在压岁钱里,我感到了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福。

过年,曾经是儿时的期盼,多少美好的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留在记忆中。如今,生活在城市,我依然向往回农村老家过年,在那里,可以寻找儿时的时光,回忆童年的美好,享受亲情的温暖……

(作者单位: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局)

不散的年集

王南海

腊月,回到山村时,恰逢集市。

天刚蒙蒙亮,寂静的山村就早早地醒了。镇上不宽的街道上,伴着晨曦,早已响起了拖拉机的“突突”声,汽车的“滴滴”声,甚至架子车“吱吱扭扭”的车轮声。

不多时,一辆辆车停妥当,货架子支起来,平日看起来有些萧条的小镇子,热热闹闹起来。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,先是卖活鸡、活鸭的声音,肥硕的公鸡挤在笼子里,嘹亮地打着鸣。经营日用品的小商贩早把大喇叭支起来,用家乡话宣传。连卖水果的小摊子,人们也偶尔亮出一嗓子:“又红又脆的苹果哟,好吃不贵!”这种叫卖声,似乎还你争我夺般的,生怕落了后。

你慢慢地走在年集上,仿佛走在一幅水墨的民俗画里。卖货的人,在我眼中,就是一种风景。你看那个胖胖的大嫂子,正费力地把各式花布搭在绳子上。这种红布绿花朵,特别受当地人喜爱。我也曾用这种布料做成一件小上衣,像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妞,风情无限。还有一种大红大绿印有喜字的布,如果乡下有了喜事,大俗中皆有大雅,那么美丽动人。一位包着白毛巾的老伯在卖手杖。他从深山中砍来木料,做成精美的拐杖,别具一格。一个大学生的模样,文质彬彬的男孩儿蹲在一辆车子旁边卖大蒜。他灿灿地笑着说:“我今天刚从学校回来,帮父亲卖大蒜。”

四里八乡的人们,因着年集,开着摩托车,电动车从蜿蜒的小路的尽头赶来。他们有的坐在车上,有的蹲在车斗里,好奇地张望着。有的孩子眼睛都不够使了。上衣扣子上已经系着两支气球,眼睛开始瞟吃的,样子看起来极为可爱。推着二八大自行车来赶集的老人,微微有些驼背,遇到乡里乡亲就唠会儿嗑,吸一袋烟再走。他们往往谈论着,谁家的种子好,哪种农具更好用。

年集上,卖吃的的地方早已围得水泄不通。那些打烧饼的,做腌肉面的小摊子,香味飘到很远的地方。人们坐在低矮的小桌椅上,吃得亦乐乎。这种味道,只有在家乡的集市上吃得到。

我们看到卖地瓜干的,打算买一些带回家,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我们想都买下来,老农已经六十多岁了,满脸皱纹,他摆摆手。我们以为他是不同意降价,只听得他说:“那篮子底下的地瓜干有碎的,我不能卖给你们。你们选些上面的就好。”心中不禁很感动,民风淳朴可见一斑。

年集上货品琳琅满目,有打香油的,卖蔬菜的,卖种子、日用品的。人们走在其间,总会感觉那么亲切,那么接地气儿,如果手头有水彩,三涂两抹中,人物活起来,风情灵动起来。

山村不散的年集,家乡的风俗画……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)

“老伴,今年除夕我陪你守岁”

——品味一位老民警的节日情怀

孙长林

河北高速交警队伍中有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,他叫谢秀亭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,他坚持值守除夕夜这班岗,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。今年春节,大队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,“强制”他除夕夜回家陪老伴。习惯了把警营当作回家方向,把守望当成团圆味道的他,在日记中给老伴写道:

“老伴儿,今年大队领导让我回家陪你守岁,20多个除夕了,这次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!别怪我以前总是让你和孩子在家里,我是考虑到咱们家离单位不足3公里,近在咫尺,抬脚就到,咱们的空间距离不远,心理距离也就不会遥远。而我的好多同事,他们的家离单位有200多公里,还有更远的,他们家里的孩子掰着指头盼团圆,老人数着指头算别离,我不想让他们的家人等太久……”

“你总是怨我太拼命,你了解我,我从小就不甘人后。去年夏天,领导考虑到高速公路白天昼高温炙烤,夜晚蚊虫叮咬,决定让我做后勤保障工作。我还没有退休,不能接受特殊照顾,我要

求上一线,大队领导拗不过我,同意了,我真高兴啊,我要跟年轻人比一比,我还没有老!”

“有人问起我为何如此拼命,我想一个人一生中,总应该有一些时刻让人铭记在心,这些记忆称为宝贵、独特的精神库存。当云淡风轻、岁月悠然的闲暇之时,我会以充裕时间和依然澎湃的激情,对这一切所经历的进行反白式的回溯与咀嚼,而从中品尝出共同战斗的激情,和岁月中蕴含的万千滋味。”

“老伴,现在的时间指针,再一次指向“春运”刻度,2019年春运,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.9亿人次。庞大数字的背后,是多少游子急切的归心。此刻,很多匆匆的脚步经过高速公路,经过我们执勤的地点,汇聚成了一条河,流向同一个方向——回家。他们一年来的欢乐与泪水、得到与失去,都装在行囊里,刻在脸上。而我们作为高速交警,要护送他们一程,祝他们一路平安。”

“老伴,你知道吗?在这千千万万的匆匆脚步中,还有这样一种脚步,他们离开家门‘逆流而行’,他们就是我的同事。在春节万家团圆时,他们仍然奔走于燕赵千

里的高速公路上,巨龙腾飞上的莽原上,藏着他们爱的慈悲与温暖,亦藏着他们安顿一生的答案。凝望着他们挺拔的背影,凝视着他们一张张刚毅的面庞,或许,你不知道他们是谁,但超过他们的肩头,你就能看到万家灯火和万家团圆。”

“万家灯火时,我为你守望。想起这句歌词,老伴儿,我决定了,今年除夕我陪你守岁,咱们一起到单位去值班,仍然让外地的同事们回家团聚……”

公安诗人沈秋伟说:“警察是一个需要情怀的职业,是一个需要大爱和志气的职业”。置身在浩瀚如海的高速公路车流中,目睹老谢和像老谢一样忙碌在岗位上的身影,感受着他们对交管工作注入的热情与热爱,我对这个群体有了新的理解。这支“高速铁军”,从历史中走来,已不仅仅是一个编制和称谓的存在,而是几茬人集体追逐梦想的精神地标,已沿袭为一种战斗的气息和氛围,凝聚成一段深刻的情感记忆,谱写成了一曲传奇的奉献之歌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)

过年

量,来年再奋进,人们相信明年定会时来运转。在这喜庆的氛围里,一切都美好皆可期待,衣锦还乡的更是志得意满,香车美眷、大包小包,见到乡邻更要诚挚问候,谦逊有礼,丢下一路艳羡,扬长而去。

过了腊月二十,就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来,那是卖鞭炮的摊位上在试放鞭炮。村庄里弥漫着硫磺刺激的气味,这气味因与年节有约,让人觉得亲切起来,人们都说闻到年味了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,不可缺少的是糖瓜,也就是麦芽做的酥糖。糖瓜刚一上桌,小孙女的眼睛就紧盯着盘子里的糖瓜。奶奶把一颗糖瓜塞进孙女嘴里,小孙女喜笑颜开地跑了。

杀猪、宰羊、磨豆腐、蒸年糕、挖白菜,一家男女老少齐上阵,溜溜地忙到年三十。

包饺子是个大活儿。因为要把初一的饺子也包出来,并且还要有剩余,和的面、调的馅都要有剩余,称之为年年有余。这时候,全家上阵,边看电视边包饺子。电视开着,也顾不上看,只是图个热闹劲。电视节目也给力,锣鼓喧天、红火热闹,但大家聊得更热闹,电视声响只是个背景。揉面的、擀皮的、包饺子的配合默契。

大红对联贴上了,大红灯笼挂起来了,热气腾腾的家宴开始了,许多的笑脸,祝福的话说了又说。

夜渐渐静下来了,深蓝天空繁星如钻,温暖的人间灯火彻夜不熄。守岁的炉边,孩子听着老爷爷的故事,终于难抵困意,睡在母亲的怀抱里。

一声鞭炮声炸醒了村庄,随之轰然爆发。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噼里啪啦连绵不断的是小鞭炮。一声惊

雷,做霹雳响的是二踢脚。还有带着哨音的,在夜空里划着弧线,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街上男女多了起来,相互打着招呼,又分别去各家磕头拜年。

出人意料的是邻居老三也来拜年了,因为村北一块地的边界他和叔叔吵了一架,已经半年不和叔叔搭腔了。他拜过了爷爷奶奶,转身走到叔叔面前,双膝跪地,诚恳的一声“叔”。叔叔慌忙扶起来,用力拍拍老三的肩膀,没有再多的话,两个汉子的眼眶都红了,爷爷奶奶却笑了。

春节就这样来了,在街头巷尾的热闹里,在天伦之乐的温馨里,在邻里乡亲的情谊里,在深深地浸润了我们的文化里。春节是春天的开始,春风春雨里,更适合播种希望。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局长桥西分局)

